



小时候常听父母亲讲起“陆小曼”，我好奇地问：“陆小曼是谁啊？”他们告诉我：“在亲戚中按辈分论，你应该叫她‘姑婆’。”“她现在在哪呢？”“已经去世了。”“她是干什么的呀？”“你长大后就知道了。”打小我就记住了“陆小曼”这个名字。

长大后真正了解陆小曼，是通过报纸连载《徐志摩与陆小曼》，第一次在我心目中为陆小曼画出了轮廓：作为“后五四时代”新女性形象代表，在她与现诗人徐志摩轰轰烈烈的真挚爱情中，以其感性的生命力量，跳出了传统世俗社会对女性的规定。在那个旧时代，陆小曼是一位极具勇气与胆识、争取女性权益与自由的女子。

然而，让我深入探索陆小曼世界的，是2000年引起社会关注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徐志摩的爱情故事》。该剧大量引用徐志摩前妻张幼仪自传中的内容，但正如学者陈子善所言：“《人间四月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一书的影响。……借张幼仪之口，肆意批评林徽因与陆小曼，尤其是陆小曼。由于林、陆两位早已去世，无法再为自己辩说，这就难免有借话语霸权歪曲历史真相之嫌，以致误导认识陆

我画陆小曼 马骋

小曼的天平发生倾斜，这是令人遗憾的，也是很不公平的。”（陈子善：《还她一个公道》）

《人间四月天》的播出，使更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不一般的女人陆小曼，也引来众说纷纭。

我的远房表哥、陆小曼堂侄女陆宗麟之子邱权，同该剧导演作了深入的沟通，并将沟通结果告诉了陆小曼另一位堂侄女陆宗桓。陆宗桓说：“把我的外甥、《解放日报》记者马骋叫来商量。”于是便有了我进一步了解、研究陆小曼的契机。根据亲属们提供的史料、照片和回忆，并博览了有关陆小曼的文献资料后，我以陆小曼亲属的视角，依托“后五四时代”为背景，2009年出版了陆小曼评传《千魅陆小曼》，从几个方面展现了陆小曼的波澜人生。

在这个信息碎片化时代，应该从哪儿入手，才能既快捷又真实地向公众传递陆小曼传奇的一生呢？我想到了雅俗共赏又趣味性的组画途径。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父亲将我引领到海派人物画家韩敏家拜师。长大后我虽然没成为专业画家，但机缘巧合供职于华东政法大学司

法鉴定部门从事书画鉴定研究与咨询工作。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朋友和收藏者拿着署名“陆小曼”的书画作品找我鉴定咨询。随着社会声誉和关注度不断上升，陆小曼跻身上海中国画院首批画师，其书画作品价格也与日俱涨，社会上流行的仿品多如牛毛，也影响了陆小曼书画研究的学术质量。2020年，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曼庐墨戏——陆小曼的艺术世界》画册，收入浙江博物馆、上海中国画院、陆小曼亲属等收藏的陆小曼书画作品，成为陆小曼书画艺术成就学术研究与社会化鉴定比对样本的重要文献，一时洛阳纸贵。受此启发，我决定“画说陆小曼”。

我选择了组画的艺术形式，即在一个主题下形成各自独立的、内容上相互关联的作品。画面处理上则以亲属的视角以形赋

意，用传统的写意水墨人物画的笔墨直抒胸臆。我冲破对陆小曼众说纷纭的世俗评价，以史实为依据，坚决杜绝八卦戏说，在学术上“画说”陆小曼。我试图对这一女性文化现象进行时代性解读，打破以男性尺度测量女性解放的程度。非常幸运，用两年时间完成的这组36幅作品，得到韩敏老师的肯定，并为我热情题写了书名。

今年清明，我们亲属一行到苏州东山扫墓。面对修葺一新的陆小曼纪念馆，我五味杂陈。终于，在孩提时代的一张白纸上，我用心和笔，画出了陆小曼的美貌和才情。在纪念陆小曼诞辰120周年的9月27日，我在黄浦图书馆举办画展，捧出《画说陆小曼》画册，展出组画真迹，敬献给不曾谋面的“姑婆陆小曼”。相信，“她，能画、能诗、能文、能译、能编、能演、能唱、能舞。风采和文采，豪情与柔情，愈久弥香，成为人们恒久的记忆”。（恽雨铭《陆小曼女史墓志铭》）

一株有思想的芦苇

李丹崖

芦花已白。因为要拍一张证件照，执镜梳头，惊觉两鬓斑白，似芦花从屋后的水滩上岸，爬我双鬓。

这个时节，读南宋江湖诗派的代表诗人戴复古的《江村晚眺》，总觉得禅意幽深。“江头落日照平沙，潮退渔船阁岸斜。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那只在河边的白鸟，听到了船桨的划水声，扑棱棱地飞入了芦花之间，这种境界，有白马入芦花、银碗盛雪的禅意在。白露前后，燥热散尽，芦苇渐渐在秋风里白了头。此时，最宜在河边行走，看取芦花的静。诗人说，每个人都是一株有思想的芦苇。我却觉得，每一株芦苇，都是前世的思想家。思想家多半是须发皆白的老者，看那芦苇，不就是最好的样貌印记吗？

少年时，我最喜欢在

芦苇荡中穿行，在初夏，用苇叶来做粽子；到了秋日，用芦花贴在嘴上，装作胡须状，模仿着学校里老师的模样，故弄玄虚地与船上的诸位同村小子谈天说地。一片芦花，成了少年时最谈谐的道具。

芦花里，藏着乡村的秘密。记得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划着船，到芦苇荡中玩耍，发现了芦苇荡中有许多只鸭子，这些鸭子在芦苇荡中嬉戏、啄食，也在岸边的草丛下觅食，甚至是孵化自己的小生命。有时候，一两只鸭子出了门，突然就失踪了，到处找寻不见，过了一段时日，鸭子回来了，附带一窝黄腾腾的小鸭崽，憨态可掬地走了回来。真是农家失鸭，焉知非福。

芦花飞。最宜到水边去写生，支开画板，在水边画葱绿的苇叶，雪白的芦花，淙淙的流水，停栖的孤舟，野趣横生，也只有中国画可以概括其中的内涵。

有时候，也可以看到很多穿着入时的模特在芦苇前拍写真，搔首弄姿的

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最高的民用机场，海拔4411米。从飞机上走下来，脚下轻飘飘的，感觉如同喝醉了酒。从海拔几十米的上海，一下子来到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轻微的“高反”算是高原给游客的一份“见面礼”吧。

八月的稻城亚丁，天空湛蓝，蓝得深邃，蓝得让人心醉。视线穿越白色云团，似乎一下子延伸到天的尽头，心情也随之舒展，紧绷着的神经得到放松。

从机场出发，来到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邦坡寺。在门前，我们碰到一位喇嘛。听闻我们从上海来，他说去上海一游是他的梦想。于是，我们向他介绍了上海诸如外滩、东方明珠、上海中心等旅游景点。他热情地带我们进入后殿参观，并详细讲解。我对藏传佛教并无研究，但知道其支派多，各具特点，不可妄议，所以只是不时地点点头，以示对他热情介绍的回应。临别，我们与他合影并互加微信。夜里，收到他的信息，让我们把合影发给他。看得出，这位年轻的喇嘛很真诚，也很看重我们这批来自上海的客人。我想，有一天他来上海，或许我们可以带他到黄浦江边，为他作讲解。

我们当天的目的地是香格里拉镇。此前，我一直以为香格里拉就是位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和许多人一样不知道我国有两个称为香格里拉的地方。

1928年，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两次对贡嘎日松贡布考察。当年6月，洛克一行从米依嘎山至苏曲河翻越稻城海拔4985米的西沙山脉进入亚丁，对境内三座雪峰进行考察。洛克两次考察贡嘎日松贡布，撰写了《贡嘎岭香巴拉·世外桃源圣地》。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以其考察日记为蓝本，创作了著名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在书中，他描写了一个世外桃源“香格里拉”。

模特，和安静无声的芦苇，似乎有一些格格不入。但是，我看了摄影师拍出来的照片，有一种很特别的反差美。看来，在芦花面前，怎么画，怎么拍，都是好看且耐看的。

有一些风，专门是为芦花吹的。去年，到一个县去采风，在一处湿地公园，夕阳西下，遇见了一大片芦苇荡，风吹过，对着夕阳的余晖，看芦花起伏，瞬间以为自己走进了中国画中，或者是走进了王家卫的电影作品中，昏黄的光，雪白的芦花，让人看得忘却了时间和空间。

总感觉，苇是为了隐士生的。古代的高士，有一些隐藏在芦苇深处的茅草庵中，即便没有芦苇荡，也会在庭前植芦苇。五代时期的王贞白曾写有“高士想江湖，湖闲庭植芦”，就是高士喜芦苇的写照。

秋日的芦苇，不光芦

但真正让更多世人知晓“香格里拉”，则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凭借其海空优势，迅速占领了西南太平洋广大地区。美军和盟军因连吃败仗而士气低落。美国海军为打击日军气焰，振奋盟军士气，将航空母舰开到日本海岸，空袭东京。这次偷袭规模不大，由于美机无法飞回美航空母舰，不少飞机降落到中国境内，得到中国军民的全力救援；部分战机落到日本占领区，一些美军飞行员惨遭日军杀戮。尽管如此，此次空袭还是打破了盟军无法直接攻击日本本土的说法，大大鼓舞了盟军士气。

事后，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打探美军飞机从何处起飞袭击东京时，罗斯福故作神秘地回答“是从‘香格里拉’起飞的。”记者的报道，加上小说被拍成同名电影并获奥斯卡奖，让“香格里拉”名声大振。

香格里拉是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地。1997年，云南省政府在迪庆州府中甸县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举世寻觅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就在迪庆。2002年，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城南部的日瓦乡更名为香格里拉乡，2009年撤乡建镇。

香格里拉镇是一个非常干净、整洁的小镇。镇上的洛克小道，起始处立的几块石碑记载了当年洛克考察当地的经过。洛克小道是该镇最长也是最热闹的一条路，两侧都是颇具当地特色的酒店或饭馆，我们所住的贡金莲日酒店就位于洛克小道15号。

夜晚，漫步在洛克小道，有一种置身世外桃源的感觉。只可惜，时不时的手机铃声扰乱了我的心境。或许，这也是现代人的一个遗憾吧？

哦，香格里拉

苏虹

却裨益众人，从观瞻美学，飞跃到了实用美学。“有花皆吐雪，无韵不含风。”这是唐诗人翁洵的句子。何必姹紫嫣红，生来即雪白，何必搔首弄姿，清风徐来，即仪态万千。这样的优雅，这样的从容，恐怕也只有秋日的芦花了。

捡知了壳

黄启昌

童年时期，我们生产队有十多个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一到初夏，都喜欢晨捡知了壳。究其原因，是家庭条件都不好，孩子们捡知了壳可以卖给药店，攒下几角、几块钱，买些文具，或者吃棒冰不需要向家长讨钱了，减轻一点家庭经济负担。

每当东方刚露鱼肚白，小鸟开始在林间叽叽喳喳地鸣叫，晶莹的露珠还在路旁小草的叶尖与沟边芊芊撑起伞叶上滚动闪亮时，我们这批十来岁的孩子，就会争先恐后地起床，陆陆续续地来到生产队七八个老子的家前屋后，寻捡起半夜里新蜕下的知了壳。

根据不断摸索到的经验，未蜕壳的知了喜欢在各种树木及植物的枝干上完成“金蝉脱壳”的蜕变过程。所以，孩子们在捡拾知了壳时，首选在路旁宅沟边杨柳树长得茂盛的树干上寻找。其次，在树下的毛豆叶、玉米秆、芊芊叶，以及其他植物的枝叶上也有了知了壳的踪迹。

每天早晨，起床早的孩子，一般都能捡拾到一二十只知了壳。而起床晚的小伙伴，树干上几乎不可能再有知了壳可捡，只能拨开毛豆叶把头凑到芊芊叶叶的背面观察寻觅，能捡拾到三五只、七八只知了壳就算运气好了。

孩子们在捡拾知了壳时，难免会踩坏邻居家种植的农作物。客气一点的主人会善意而委婉地提醒孩子们：“当心勿要踏坏花地哦！也有凶巴巴的主人，发现自家农作物被孩子们不小心踩坏了，就会骂骂咧咧，甚至会冤枉无辜的孩子。

花好人健月圆，是人生值得的追求。明请看本栏。



君子清白

(中国画)

王祥夫



今年的月饼，我已经提前收到了。昨晚以书评作者的身份应邀出席一个新书分享会。师弟，也是新书的编辑老师，塞给我一纸盒。我一看，哇，是我们共同的母校浙江大学食堂出的月饼。这可真是“礼不轻情义重”啊！童年在靠近江苏淮安的一个乡村小学度过，每到中秋节，身为教师的母亲一定亲手做月饼。发面馒头，黑芝麻白糖馅，乡下土话曰“糖饼”。回望童年，一个个圆圆白白的“糖饼”，好像中秋圆月那么可爱。

研究生毕业后到上海工作，在申城过了13个中秋节。记得有一年中秋，我半工作半旅游，竟然寓在了一位荷兰摄影师朋友的阿姆斯特丹家里。那晚，我下厨做中国菜，其中有一个是四喜烤麸。我一共花了两个多小时做晚饭，其间摄影师朋友的女儿问我：“还有多长时间可以吃饭？”随后，她打开了一包芝

士和一瓶白葡萄酒，我们一起先吃点垫垫肚子。晚饭后，我打开了一盒从上海带去的港产月饼，分给大家吃，一起过中秋。

从上海搬到杭州，宅老城区，“一簋食、一瓢饮、在陋巷”，我也不改其乐，转眼在杭州已经过了8个中秋节。在杭州怎样过中秋节呢？到各大寺庙买现烤素月饼。每年离中秋还有一个把月，“老杭州”心里的“闹钟”就响了——该去寺庙里排队买“筒儿月饼了”。灵隐天堂，香积永福，各大寺庙都会推出现烤素月。黑麻椒盐、莲蓉豆沙、百果玫瑰，8个一份，用油纸包装，有的寺庙还配上师父们自己种的上好禅茶。中秋之夜，吃月饼，喝禅

茶，赏圆月，是古钱塘的新“杭儿风”。

前日早饭后，我骑车从家出发，过北山路、灵隐路，到灵隐寺。过了灵隐寺，上灵竺路、天竺路。天竺路左手，茶农现炒现卖秋茶（龙井茶按时间，分为头茶、二茶、三茶、四茶。中秋节前夕炒的茶就是四茶，茶农也称“秋茶”）；右手，小溪歌唱，青山是茶。再往前，依次是三天竺法镜寺、中天竺法净寺、上天竺法喜寺。买了87岁阿姨自己炒的龙井茶，在中天竺烧了香，买寺里现烤的玫瑰素月饼回家。

吃完一鼓作气骑车回家，再泡杯醇醇的龙井茶。边喝茶边寻思，今年中秋到哪里去赏月呢？翻开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

遗，取团圆之义。是夕，人家有赏月之燕，或携榼湖船，沿游彻晓。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昼。”湖边赏月乃杭州流传了千年的传统，“平湖秋月”自南宋起就是“西湖十景”之一了。如果不怕挤，可以一试。

再参考南宋吴自牧《梦粱录》，方知南宋时的杭州人，富者“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登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贫者“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有钱也好，没钱也好，月亮会公平地把清辉洒到每个人的身上。在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不如举杯同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十日谈

今天我们怎样过节

责编:郭影 沈琦华